侨乡观察

食在广州:敢为天下鲜

□ 余秋亮

美食,是广州的城市名片,也是广州的文化载体。

从融汇南北风味打造南越王饕餮盛宴,到依托明清时一口通商所形成的中外烹技大交融,再到民国时期广州美食誉满海内外,以及当代粤菜的东进、西阔、北上、出洋,以美食为媒介的文明交流,孕育出“食在广州”的独特品牌,也碰撞出世界文明传播与交流的“广州味道”。

文化起源:“羊城”由来,缘于对食物向往

北起越秀山中山纪念碑,南至海珠广场,越秀山、珠水遥相呼应,这是广州最早的城市中轴线。而在越秀山木壳岗上,根据“五羊衔谷”神话传说创作雕刻的五羊石雕,成为了广州的城市标志之一。

关于这一神话传说,明末清初广东文献大家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石语·五羊石》中写道:周夷王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骑羊亦各一色,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且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

正因这一关于“食物”的美丽传说,广州别名为“羊城”“穗城”。

广州城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距今2200多年。自汉代至唐代,广州城规模续有扩展。

到了明清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不断增长、频繁迁移引起了农业垦殖急剧发展,而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方式又引起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导致明清时期该地区水旱频仍。灾害带来的直接影响首先就是饥荒,国家对此需要采取赈济、蠲缓、抚恤、祈禳等一系列举措,民间社会则热衷于造神、祀神来祈福禳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晋代以来一直流传的五羊传说被加以重构,将五仙骑羊来降作为广州建城之始的神显,通过五仙祝佑来祛除饥荒之患。

饮食文明:城市发展,从“吃得饱”开始

在广州的城市发展和人口变迁历史上,食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主粮——水稻。“民以食为天”,在生产能力低下的经济社会,粮食的产量直接决定了城市的人口规模及发展水平。

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气候适宜、水网密集、雨量充沛,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让广州成为十分适宜水稻种植的地方。去年在广州黄埔茶岭新石器遗址发掘出的水稻植硅体,说明早在4400年前,广州人便已开始栽培水稻。

在秦汉时期,史料中对广州农业发展的记载较少,不过从出土文物中可以得知,当时广州除了水稻等粮食外,还要杂种一些辅助作物,人工培植的各种蔬菜、瓜果已普遍出现,渔猎经济也很发达。充足的粮食,再加上海上贸易业的发达,到西汉末年,彼时被称为“番禺”的广州,已成为中国19个著名的都会之一。

也正因如此,在汉末三国初,岭南成为了中原人士避乱的理想之地。广州也迎来了人口迁入高峰。至隋唐时期,随着广州耕地面积的扩大和耕作技术的提高,一年两熟的水稻耕作制度也已相当普遍。这也大大提升了粮食产量——唐代晚期番禺人郑愚称“今日海隅鱼米贱”,成为彼时广州粮食丰产的有力佐证。

据史料记载,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广州有42235户221500人,至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广州人口已有74099户,78年间增长了超过75%。再加上广州是当时全国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并为唯一设置了市舶使的城市,商业贸易高度繁荣,“千年商都”的盛名由是而起。

融汇中西:食在广州,名扬四海

在“吃得饱”后,广州人将最基本的食物发展成城市的饮食文化,并成为其地域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以美食为媒介,广州也促进了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传播和交流。“食在广州”的美名,名扬四海。

早在秦汉时期,广州饮食已形成“饭稻羹鱼”的特点。隋唐时期,这一特点更加突出,食物结构以大米为主,但杂粮增加,如麦、粟、芋等,时人多称“南食”“南烹”。

“岭南佳果甲天下”。在六朝时期,据《南州异物志》等著作记载,除了主食,广州种植的经济作物多达数十种,其中水果有柑、桔、荔枝、龙眼、甘蔗、蕉、杨梅、橄榄、槟榔、椰子等,蔬菜有茄、芥、蕹菜、芜菁等。其中不少作物是自海外引进的。

彼时,广州的淡水养殖业也初具规模,放养的淡水鱼主要有鲤、鲩、鲫等。此外,沿海渔民捕捞业亦甚可观,据统计,有经济价值的海产品不下30种。这也是我国商品性鱼苗育养的最早记载。

明清时期,“果基鱼塘”与“桑基鱼塘”兴起后,广州对经济作物的区域化专业化种植开始形成。再加上番薯、玉米、荷兰豆、辣椒等的引进,甘蔗、花生的广泛种植,双季、三季稻的扩展,广州地区农业生产跃居全国先进行列。

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让广州在吃的花样上越来越多,烹调技术趋于多样化、精细化。其中,见于史载的有煎、炒、焯(爆)、烧、炙、蒸、煲、煮、腌、卤、腊、蜜等。而作为我国最早的通商口岸,来自全世界的各种食材和烹技也在不断舶来,不出广州,就可吃遍世界。 (综合自《南方日报》报道)

突破中等收入困难 协助中小企业发展

□ 曾毅嘉

任何一家企业,其发展阶段从来都是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再由盛而衰,犹如日出日落,这是世间万物永恒不变的规律。

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现在或许无法改变,但却不妨碍我们研究这个规律,从而通过技术手段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或者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从而帮助企业突破管理陷阱。

通过多年对国内外各类型企业进行数据收集,长期研究,从而得出各个阶段企业发展的最关键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结构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问题。

根据《中国中小企业数量分析》,中国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7%,提供城镇就业岗位超过80%,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上缴利税占50%。

而在中国,所有发明专利中占65%以上、企业技术创新占75%以上和新产品开发占80%以上都来自中小微企业。

但是最不受重视,最不受保护的也恰恰是中小微企业。根据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向中小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部门有18个,项目有69大类,使企业不堪重负。

虽然社会各界人士都普遍认同中小企业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合理有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当前政策显然对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帮助不大,反而有可能加剧中小企业生存危机。

每一家倒下的中小企业必定让出一定的市场份额和占有率。这些市场份额和占有率也必然被大型企业占据和拥有,这也将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的生存困难。当这种周期规律一旦循环产生,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就会无限放大,面对大企业时再也没有腾挪转移的空间。整个市场再也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也会从而产生地区产业、行业寡头形成垄断。

这一切也将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里面失去了上下起承转合的关键因素。创新将失去活性,经济结构也会僵化,形成大型企业,超大型企业垄断市场的局面,普通老百姓无法参与经济活动也会成为必然。

这一切的一切都会引发失业问题、阶级对立问题。因此,呼吁有能力的、有社会责任的大型企业除了适当的盈利之外,也应当建立各个类型的中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帮助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的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

朋友们,我们整体的经济结构一旦丧失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对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就是灾难。金字塔底部一旦溃败,波及上层也只是时间问题。

投稿人:曾毅嘉,福建厦门人,民建会员,思明区侨联委员,思明商会副会长。现工作于厦门互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文化前沿

拯救没落的纸质书

□ 李明阳

如今,在网络和电子书的冲击下,纸质书进入了“日薄西山”状态。最近,日本以纸质书籍为主题的服务却在增长,漫画酒店、新型书店等都成了时下潮流。

东京著名的书店街——神保町,有一家开业仅2个月的“漫画酒店”。白色基调的房间内排列着5000册漫画,如果遇到特别喜欢的漫画,还可以向酒店买下。“来我们这里住的客人,通常一整天都不外出,待在酒店里一直看漫画。”开设这家漫画酒店的人,本身也十分喜欢漫画,认为它是全世界的共同语言。所以希望同样爱好的人,能够有一个地方长时间地浸泡在漫画里,而不是像看手机一样,用碎片时间看漫画。

在漫画大国里,这种酒店自然不缺少关注。从今年3月开始,满房率就几乎到了100%。住一晚的价格大约在人民币300元左右。主要的客户群体集中在20岁到40岁之间,日本女性居多。除了本国的客人,来自美国、欧洲、非洲、亚洲的旅客,也有不少想体验一把“疯狂漫画世界”的。

此外,需要交纳入场费的书店,受欢迎程度也在不断提升。2018年底,东京六本木新开张的一家书店独树一帜,收入场费1500日元。这个价格与美术馆举办的知名展览在一个档次。这家书店约460平方米,涵盖从学术到艺术、漫画等藏书3万册。咖啡随意喝,还可以点一些简单饮食。这家店的老板表示,希望书店成为大家从约会到寻找工作灵感的地方。目前,这家书店周末已经需要排队入场了。

在这个时代,谁都有条件去阅读,但深度阅读的人却非常稀罕。这些以书籍为中心的消遣虽然最终也是商业模式,但能为这个社会营造出一种静心读书的风雅氛围,不是很“令和”(Beautiful Harmony)吗?

(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

东京神保町书店街